

在
现场

樱花下的轮椅车队

□ 任焯越

花讯比春讯跑得快!城市尚未进入春季,樱花节的消息就传开了。

春分时节,我披着碎金般的阳光,去公园看樱花。

公园大门不远处,早樱林已经盛开。几十株樱花树一长溜排开,像顶着一片粉色的云霞。树旁围着一群赏樱拍照的姑娘和大妈,她们手里拿着相机和手机,大呼小叫的,忙着拗造型,频繁换服装。

我发现在赏樱人群中,有不少耄耋老人,他们或在小辈搀扶下,或坐着轮椅,在儿女的介绍下,抬起头观赏着漂亮的樱花,脸上展示着舒心的笑容。

此时,八九位坐着轮椅的长者,从前面鱼贯而入,进入赏樱区,他们的轮椅车上写着某某敬老院。赏樱拍照者立刻自动让出一条道来,让他们靠近樱花树,仔细观赏满树的樱花。

一位公园科普人员站在树下,给他们介绍着樱花的品种花期及用途。周围的摄影者也停下了拍照,仔细地听了起来。

敬老院的老人们听完了介绍,要与讲解者在樱花树前合个影。领队用手机拍了半天,也拍不出身后樱花树的全景,

小姑娘急得差点要掉眼泪了。

这时一位胸前挂着两三台相机的中年男子走上前去,用手中的专业相机帮小姑娘解了难,并与小姑娘互留了微信,说明后天就发过去。

听完讲解,长者们纷纷在樱花树前留影。原来在树下拍照的人们,都把最佳的景点让给了他们,并主动帮他们拍照。

这时,一位坐轮椅的长者,想在中间那棵开了满树花朵的樱花树前留个影,但因树前有个稍高的小土斜坡,轮椅试了几次都上不上去。

领队姑娘正要上去帮一把时,旁边一对青年伴侣走了过来,帮他吧轮椅车推了上去,并为他在樱花树前留了影。

离开早樱林区,我又去公园水上活动基地旁的樱花品种园,观赏了品种樱花。在一圈品种樱花树中间,是一片绿色的草坪,许多游客在草地上搭起了帐篷。

不一会,养老院的轮椅车队,从草坪旁边的小路上,也慢慢地驶了过来。领队姑娘正在向老人们介绍着品种园里的樱花,随即又引导着轮椅车队停在了草坪的边上,拿出双肩背包里的水,给老人每人发了一瓶。

老人们喝了水,纷纷把轮椅驶到樱花树下,慢慢地观赏起来。并拿出手机,从各种角度,饶有兴趣地拍下了美丽的画面。

领队姑娘坐在草坪边沿的石块上,把轮椅老人观赏樱花的群像,一一收在了她的手机中。

草坪上的一顶帐篷里,走出了一位大胡子,手里拿着只萨克斯,吹奏起了一支乐曲,优美轻快的旋律在春分的阳光下回荡着。踏着乐曲,帐篷里走出一位红衣姑娘,随着旋律欢快地舞动了起来。

一阵轻风掠过。我望着不远处水面上抖动着点点色彩,和近处草地上阳光下,正在观赏拍着樱花的长者,心儿不由得随着萨克斯乐曲飘荡了起来……



西部写生

(国画) 赵建平 作

与“美篇”玩主同行

□ 程志忠

云老师是一位“美篇”玩主。认识他这一手绝活,是去年到莫干山旅游开始的。当时,我听到他口中出现的“美篇”两字,感到挺新鲜,向其请教。他娓娓道来,“美篇”是一个App,按照软件程序,可围绕一个主题将照片、文字、音乐等,编辑合成赏心悦目的作品。他给我看了他的作品,让我大开眼界。

次日自行参观,我与云龙老师在风雨中同行。我们先后参观了毛泽东下榻地、蒋介石当年的官邸、剑池等地。云龙老师精力充沛、步履匆匆,他到一个景点就特兴奋。快节奏地用手机拍摄各种风景、展品、人物照片,是他的拿手好戏。同时,设法弄到了各种景点说明书。他说做视频、“美篇”,需要大量文字照片,一般短途旅游要拍摄数千张,长途游要拍数万张。

与“美篇”玩主同行,我也被“挑上山”。平时我不太喜欢也不善于拍照。云龙老师一会儿把镜头对准我,一会儿又要我把镜头对准他,时不时来一段录像。热门景点人特多,要快速选准角度、快速对焦、快速抢拍。我是个“菜鸟”,初次这样频繁抢拍有点“抖豁”,拍出的照片,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。经云龙老师点拨后一一重拍。而后制作完成的“美篇”,有文友称其为:多彩人文和自然景观融合、浓郁诗情与画意交织的佳作。

与“美篇”玩主同行,是蛮累的事。他爱“轧闹猛”,爱在热门景点抢镜头,也爱往冷僻的地方去“觅宝”。在莫干山的最后几小时,他邀我步行到杜月笙、张啸

林的公馆去看看。

那天烈日当空,我和云龙老师沿着盘山公路走了不少路。汗涔涔赶到半山腰转弯处,那里空无一人,只有路两边石碑上刻着闻人之名。而张啸林公馆建在数百级台阶的陡峭山坡上,我们费劲登至高处,直到杂草、陡坡拦路无法再向上,云龙老师让我为其在旧址拍了数张照片,并在题为莫干山名人别墅群的“美篇”中展现出来。

与“美篇”玩主同行,如同打开一扇窗,有了新收获,累并快乐着!

闲
暇时光

□ 赵京德

乐在“游”中

我不是旅行家,如今,年逾古稀,腿脚还算灵便,游兴尚未减退。因此,旅游就成了我晚年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。有人认为,旅游是一桩遗憾的事儿。常常在看完景点之后,会发出“不过如此”的感叹。但在老夫看来,这“不过如此”正是出自旅游者的亲身体验和观感,也是一大收获。

岁末年初,慕名前往西双版纳、普洱一览神州美景。

在西双版纳,古老的森林、神奇的山山水水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歇息间隙,写下了一段游记。“是日,老天作美,轻风无雨。山涧谷底,林木葱茂,气清荫凉,游客如织。流水潺潺,小溪为路。脚穿雨鞋,轻装携手,行走在鹅卵石、奇形石、软彩石之上,时而要笑对

‘惊险’。”

在普洱,游览茶马古道、那柯里驿站和普洱茶艺博览园是重头戏。首次到访,一切新奇。让我感受至深的,还有倚象山风景酒店,有小诗作证:“特色别裁睡半山,木屋独立坐茶园。日出醉看红逾火,云海欣观对碧天。车堵人拥不相见,噪声喧闹更无缘。休闲养性好居处,益寿延年赛乐仙。”

回首退休后的这些年,每一次旅游都有新的感受和意外的收获。而且,摄影技术和行文水平,也有了较大的提升。

短程、纯玩,不需爬陡坡、无刺激性、适老自由行,是古稀旅行者的最佳选择。对我而言,附带一条,就算有的景点难尽人意“不过如此”,只要未曾涉足,我也要“到此一游”,享受大自然的馈赠,不亦乐乎?

□ 殷卫钢

父
亲母亲

我

我的父亲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上海某中心医院担任分管医政业务的副院长。当时,在职人员的作息时间都是“6+1”,即每周上六天班,才能享有一个宝贵的星期天。即便如此,平时早出晚归、工作繁忙的他,却把每个周日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吃好早饭,他会夹上一两份《参考消息》报,去居家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等候理发。大概是工作中,父亲经常要出席(主持)各种会议、接待上级检查和兄弟单位人员进修、来访等,需保持必要的整洁仪容。在我印象中,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理一次发。回到家,假如离吃

午饭还有些时间,父亲就会把自己及家人的皮鞋都上油擦一遍。短暂午睡后,他带上那时十岁左右的我们兄弟俩,到附近一家澡堂洗澡(天暖和时则帮我们在家洗)。之后,父亲会利用晚饭前的那段时间,抓紧把家里所有的门窗、橱柜擦试一遍……

1944年即参加新四军、投身革命的父亲,一直保持着俭朴、低标准的生活习惯。他不抽烟(也要求我们长大后别抽烟)、不喝酒,衣着朴素,虽然在当时,其工资不低(我母亲工资较少),但要承担一大家子的日常开销,以及我们四个子女的读书花费。另外,每个月他还要按时给乡下年迈的我的祖父母汇寄生活费。因此,尽管平时我家晚餐的菜肴大都十分简单、寡味,但据我观察,父亲每次总是吃得津津有味,这或许是在医院忙碌了一天,体力精力消耗较大的缘故吧。

父亲对我们的学习也抓得很紧。他工作再忙,晚上都要过问我们作业做得怎样?最近的考试(测验)成绩如何?并要求老大、老二要给妹妹、弟弟做好的榜样。他参加革命早,读书不多,但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,要求我们“字一定要写好”。还常以羡慕的口吻说,谁谁家的两个孩子都是大学生了……后来,他的这个夙愿竟然都超额实现了:我们四兄弟中,一人博士,一人硕士,还有两人大学本科毕业;出了一名上海名牌大学教授,一名大型国企的高级政工师和一名外贸公司的老总。

屈指数来,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二十年了。回想起来,他上班时一心扑在工作上,在家里则尽力当好一名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尤其是他一生俭朴、乐观、向上的生活态度,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!

我父亲的星期天